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企鵝島

(一)

佛郎士著
黎烈文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誠意伯文集

(三)

劉基撰

何鏜編校

國學基本叢書

誠齋伯文集卷之七

跋

書蘇伯愔御史斷獄記後

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。用中書御史臺議。遣官審覆論報。僕時居山間。聞人言之。山嶽震疊。如雷雨之將至。陰風鳴條。飛電爍目。豪民猾吏。竄伏如鼠。俱自期不能免。而銜冤抱痛之民。莫不伸眉引項。若稿葉之待滋潤。及其至。則風止雨霽。望者如敗軍之歸。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。而得扶搖也。則恠而問於老成更事之人。咸曰。斷大獄必視成案。苟無其隙。不得而更焉。因退自太息曰。苟如是。烏用是審覆者爲哉。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。旣又聞諸人曰。非朝廷意也。奉命者之不恪耳。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。曷嘗拘於成案哉。然後知賢人所爲。固與衆人異矣。夫以一湖北之地。公一巡歷。而所平反者八事。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。又數事。豈他道之無冤民耶。無蘇公而已矣。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。草生于階。視其几。塵積于牘。徐而訪于其鄉。察其田里之間。則彊梁橫行。怨聲盈路。問其故曰。官不受詞。無所訴受之而已矣。大吏至則曰。官能不生事。民譁。非官罪也。則皆扶出之。訴者悉含詬去。則轉以相告。無復來者。由是卒獲簡訟之名。嗚呼。輿圖廣矣。不皆得蘇公。

彼上報于朝廷者。又將獲備事之賞矣。然後怨憤之氣。拘而爲鬪殺。激而爲盜賊。鬱而爲災沴。上應乎天。誰之咎哉。嗚呼。使人人如蘇公。刑期于無刑。不難矣。明天子在上。庶其見之。則求諸老成。以爲典刑。舍是編其奚適哉。

書劉禹疇行孝傳後

世之所謂浮屠者。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。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。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。誘之必於其所恒願。然後不待驅而自赴。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。其亦巧於致人與。夫四海之衆。林林也。而無不爲其所致。何哉。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。人情無不愛其親。親沒矣。哀痛之情未置。而謂冥冥之中。欲加以罪。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。間有疑焉。則羣咻之。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圜圉。受箠楚而望救者。故中材之人。莫不波馳而蟻附。雖有篤行守道之親。則亦文致其罪。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。彼固自以爲孝。而不知其爲大不孝。豈不哀哉。且彼謂戕物者。必償其死。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。謂天下之蠢動者。舉不可殺也。今夫虎豹鷹鷂。搏擊蜚走以食。日不知其幾何。而獨無罪也哉。人之殺物有獄矣。虎豹食人而無獄。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。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。必有大罪。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。以致恩于其母。吾不知司是獄者。誰歟。人必有母。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。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。獄其母不孝。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。不孝不公。俱不可以令。二者必一居焉。將見羣起而攻之矣。雖有獄。誰與治之。宰天地者帝也。彼則謂有佛焉。至論佛之所爲。响响嫗嫗。若老婦然。有呼而求救。不論是非。雖窮凶極惡。無不引手援之。使有罪者勿恒刑。是以情破法也。夫法出於帝。而佛破之。是自獲罪于天也。吾知其無是事也。

昭昭矣。以劉子之賢。其不爲所惑。無足恠者。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。不多也。故又爲之言。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。

書善最堂卷後

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。夫立言以明道。而求言于人者。將以正己之所學。言可以苟乎哉。所謂善最者。蓋本於東漢東平王之言。天下之格言也。人以是而服膺焉。聖賢之爲道。不外是矣。然善之云。不過槩而言之。求諸實踐。必有其方。不可徒云云而已也。今夫世俗之人。類以善自名也。觀其行而不掩。道之不明也久矣。夫善未易擇也。恭與諂相鄰。訐與直相似。小諒賊信。小慧賊智。小剛賊勇。小不忍賊仁。故有非禮之禮。非義之義。疑似之間。禽跖分焉。可不慎哉。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。道焉而不知其窮。古之人有爲之者。楊墨是也。知焉而不能蹈。好焉而不能取。其名。不必其實。古之人有爲之者。郭公是也。若人之心。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。而卒於不善。爲善之名。豈易當哉。且題扁之設。起於何人乎。盤之銘。几杖之書。朝夕警省。淬厲以成其德。非銜外以爲觀也。今之揭于軒。標于楣。大書以示於人者。其果有志于自警乎。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。屈子曰。善不由外來。名不可以虛作也。古之人有衛武公者。抑抑之戒。陳于庭。而睿聖之名垂于後。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。嗚呼。詩不如抑。人不如衛武公。則求者爲徒求。言者爲妄言矣。

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

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。且美其不屑爲吏。予獨謂此無足恠者。虎豹鷹鷂。日殺物以養其軀。至死不

厭。騶虞視生草而不折。見生蟲而不踐。其嗜好不同。出於天性。易之則兩死。物理然也。何獨疑於人哉。故吏與醫爲二道。活人以爲功者。醫之道也。其心慈以恕。而仁者好之。利己而無恤乎人者。吏之道也。其心忍以刻。而不仁者好之。故以吏之心爲醫者。業必喪。以醫之心爲吏者。身必窮。又何惟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。雖然。今之以醫道爲吏者。未見也。而以吏道爲醫。則有矣。然則養蒙賢乎哉。吾故發李君之言。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。

書爲善堂卷後

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。名其居之堂曰爲善。君卒。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。祠君子堂。而服膺爲善之訓。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。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。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。將以廣爲善之路也。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記。文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。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。吾固有以知其心矣。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。故願就有道而正焉。是其好學篤行之誠。積于中。而見乎外也。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。情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。而徒就其所已行者。縷縷焉。宜其不足乎心。而求之不置也。孟子曰。不直則道不見。我且直之。昔宋人有好玉者。得燕石焉。以爲玉而寶之。革櫃十重。巾十襲。周客見而笑之。夫好玉則誠好玉矣。而未爲知玉也。故不免爲識者所笑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。載在方冊。其所言皆善言也。其所行皆善行也。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。舍是而他求焉。惑也。夫人之所食以生者。五穀也。今有厭五穀而不食。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。則不戕其生者。鮮矣。故聖人之道。五穀也。異端之道。爽口蜚吻之味也。聖人之道。求諸日用之常。異端之道。必索隱以行恠。其勢不並立也。是故欲求道者。

必先定其所向。如將適燕。先舉轅而指北。然後訪而取途。則無倒行之悔矣。故孟子道性善。必稱堯舜。恐其不知孰爲善。孰爲不善也。故以堯舜的之。知所在矣。又必有至之之道。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。必請其目。如是而後。可以言爲善矣。擇之而不得其正。爲之而不知其方。心與事相違。而德與言不相類。冥行而不問。學者之失也。問焉而不告。聽者之咎也。人有所請。不知則不必言。知則當盡言之。不然。則皆聖人之罪人矣。予雖不識子宣。觀其求之廣。而知其志之篤。於是乎盡言之。

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

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。美監郡子陽公也。至正十四年。予自台之越。居城之南陬。近寶林教寺。寺主者別峯師。有文行。且喜接賢士。由是得相從以遊。其年秋七月。用章師又自浙西來。住能仁禪寺。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。而其屬寺之主者。亦多能爲詩。乃九月遇于寶林。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。交口贊美。至有感泣者。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。以頌公德。而屬予爲敘其意。予聞國風雅頌。詩之體也。而美刺風戒。則爲作詩者之意。故怨而爲碩鼠。北風。思而爲黍苗。甘棠。美而爲淇澳。緇衣。油油然感生于中。而形爲言。其謗也不可禁。其歌也不待勸。故嚶嚶之音生于春。而惻惻之音生于秋。政之感人。猶氣之感物也。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。以驗風俗。察治忽。公卿大夫之耳可聑。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。天下之公論。於是乎在。吁。可畏哉。予以今年春始來越。是時浙東六郡。皆警于盜。惟越爲無事。故士大夫之避地者。多在越。或有謂予曰。越之從政者鄙。又左右皆兇人。恐不能和其民。萬一變生肘腋。子將安之。予方謀適他所。忽有言者曰。子陽公且來歸。公住在婺女。有惠愛孚于民。予舊嘗聞之。則大喜。默爲越人慶。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。

以爲依而安處也。至于今果諧所願望。得不深可喜耶。於是乎序。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焉。

題劉商觀奕圖

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。其曰李伯時臨。茅君彥勒。蘇先生識。蓋皆假設之云。而其描寫模刻。實俱妙絕。不必問其眞作於何人也。王生以采薪入山。父母妻子待之以食。見奕者而耽觀之。至于爛其斧柯。豈所謂力本者哉。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。可悼也已。一夫一婦不獲自盡。伊尹恥之。以戲迷愚人。使之老無所依。其果有是事耶。神仙亦未仁矣。

書申屠子迪毀柅木廟曹操像文後

柅木者象收之誰

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。著之方冊。萬世而下。昭如日星。舉而行之。不待教命。志於惡者。能無懼乎哉。曹操挾主以令天下。屠戮忠良。以及主母。卒盜神器。有王者作。殺其人壞其室。汚其宮而瀦焉。人紀立矣。世衰道隱。大義不明於人心。至有書伐賊之師爲入寇者。嗟乎。悲夫。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。夷陵之祠。悖理傷教。歷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。抑其習之久也。申屠公斥而出之。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。孟子曰。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夫楊墨之道。其流至於無父無君。聖賢且痛絕之。而況於身親爲之者哉。言空言也。猶有大功。而況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。嗚呼。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。吾不信也。

題王右軍蘭亭帖

王右軍抱濟世之才。而不用。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。可以知其人矣。放浪山水。抑豈其本心哉。臨文感

痛良有以也。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。悲夫。

說

天說上

或曰。天之降禍福於人也。有諸。曰否。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。好善而惡惡。天之心也。福善而禍惡。天之道也。爲善者不必福。爲惡者不必禍。天之心違矣。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。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。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。亦明矣。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。曰氣也。曰氣也者。孜孜焉爲之與。曰否。氣有陰陽。邪正分焉。陰陽交錯。邪正互勝。其行無方。其至無常。物之遭之。禍福形焉。非氣有心於爲之也。是故朝菌得濕而生。晞陽而死。靡草得寒而生。見暑而死。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。生於其所相得。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。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。邪氣禍善而福惡。善惡成於人。而禍福從其所遇。氣有所偏勝。人不能禦也。曰然則天聽于氣乎。曰否。天之質。茫茫然氣也。而理爲其心。渾渾乎惟善也。善不能自行。載於氣以行。氣生物而淫於物。於是乎有邪焉。非天之所以欲也。人也者。天之子也。假於氣以生之。則亦以理爲其心。氣之邪也。而理爲其所勝。於是乎有惡人焉。非天之欲生之也。朱均之不肖。而以爲子。非堯舜之所欲也。螻蚋生于人腹。而人受其害。豈人之欲生此物哉。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。曰否。天之氣本正。邪氣雖行於一時。必有復焉。故氣之正者。謂之元氣。元氣未嘗有息也。故其復也可期。則生於邪者。亦不能以自容焉。秦政王莽是已。曰跖之壽。操懿之得其志。而子孫享之。豈天之有所私耶。曰氣之復也。有遲有速。而人之生也不

久。故爲惡之人。或當其身而受罰。或卒享福祿而無害。當其身而受罰者。先逢其復者也。享福祿而無害者。始終乎其氣者也。以懿繼操。以裕繼懿。不於其身。而於其後昆。謂天之有所私。不可也。故見禍福。而謂之天降于人者。非也。氣未復。而以禍福責於天。亦非也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歿壽不貳。脩身以俟。惟知天者能之。

天說下

或曰。天災流行。陰陽舛訛。天以之警於人。與曰否。天以氣爲質。氣失其平。則變。是故風雨雷電。晦明寒暑。者。天之喘汗。呼噓動息。啓閉收發也。氣行而通。則陰陽和。律呂正。萬物並育。五位時若。天之得其常也。氣行而壅。壅則激。激則變。變而後病生焉。故吼而爲暴風。鬱而爲虹蜺。不平之氣見也。抑拗憤結。迴薄切錯。暴怒溢發。冬雷夏霜。驟雨疾風。折木漂山。三光盪摩。五精亂行。晝昏夜明。瘴疫流行。水旱愆殃。天之病也。霧濁星妖。暈眚侵氛。病將至而色先知也。天病矣。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。能無病乎。是故瘡癘。天札人之病也。狂亂反常。顛蹶披摺。中天之病氣。而不知其所爲也。雖天亦無如之何也。惟聖人有神道焉。神道先知。防於未形。不待其幾之發也。堯之水九載。湯之旱七載。天下之民。不知其災。朱均不才。爲氣所勝。則舉舜禹以當之。桀紂反道。自絕于天。則率天下以伐之。元氣之不汨。聖人爲之也。曰。然則人勝天與。曰。天有所不能。而人能之。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。曰。書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非與。曰。此天之本心也。而天有所不能。病於氣也。惟聖人能救之。是故聖人猶良醫也。朱均不肖。堯舜醫而瘳之。桀紂暴虐。湯武又醫而瘳之。周末孔子善醫。而時不用。故著其方以傳于世。易書詩春秋是也。高文光武。能於醫

而未聖。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。和安以降。病作而無其醫。桓靈以鉤吻爲參苓。而操懿之徒。又加鳩焉。由是病入于膏肓。而天道幾乎窮矣。曰。然則元氣息矣乎。曰。有元氣。乃有天地。天地有壞。元氣無息。堯舜湯武立其法。孔子傳其方。方與法不泯也。有善醫者。舉而行之。元氣復矣。作天說。

雷說上

有夫耕于野。震以死。或曰。畏哉。是獲罪于天。天戮之矣。劉子曰。噫。誣哉。何觀天之局也。一夫有罪。天將自戮之乎。天生民而立之牧。付之以生殺之權。而又自震以討焉。惡用是司牧者爲也。曰。天鑒于民。有隱慝焉。人罰弗能及也。而震以威之。微顯闡幽。神道也。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。故執刑如執權。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。又不敢專。而聽于天。曰。天討也。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。今日。天又自以震戮人罪。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。以何等罪乎。謂其積之極。人不能勝而戮之耶。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。爲人臣而不忠。爲人長而不慈。爲人幼而不孫。爲人友而不義。爲人妻而不順。賊義而戕仁。縱私而滅公。倚勢而行姦。乘約而肆淫。人言而獸心。陰慘而陽和。磨牙吮血。脛膏刮骨。擅威作福。殘害正直。而道于司寇之誅者。不爲不多矣。豈司雷者有所畏乎。乃不一有戮。而庸夫乎戮焉。使彼有以覘天之意。而謂天之所怒在彼。而所容在此也。則特以不忌。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。豈天道哉。必不然矣。曰。然則雷何物也。曰。雷者。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。陽氣圍於陰。必迫。迫極而迸。迸而聲爲雷。光爲電。猶火之出礲也。而物之當之者。柔必穿。剛必碎。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。而人之死者。適逢之也。不然。雷所震者。大率多於木石。豈木石亦有罪。而震以威之耶。

雷說下

或曰雷有神焉。有諸。曰人曰有之。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。曰否。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。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。忽而形倏而聲爲雷爲神。或有或無不可測知。人見其忽而形也。而謂之神。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。形則物矣。是故有形而有質者。有暫者。有久者。莫非氣所爲也。氣形而神寓焉。形滅而神復于氣。人物鬼神或常或變。其歸一也。曰旣爲神也。而曰不能戮人罪。何耶。曰神形而暫者也。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。

醫說贈馬復初

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。神農黃帝皆身爲之。其果然乎。儒者疑之。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。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。夫耕后稷實親爲之。豈以是爲非聖人之所事哉。天下之事不止於耕。教之者有其官。業之者有其人。則堯舜之憂不在耕。而有天焉者。此孟子之意也。天地闢而人生。蠱蠱焉。聖人出而後異於物。於是垂衣裳造書契。作爲舟車網罟弧矢。杵臼之器載在易經。不可誣也。凡可以前民用者。聖人無不爲之。而況於醫乎。辨陰陽於毫毛。決死生於分寸。其用心之難。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。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。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。一體而毫分焉。莫非道也。故天之大也。分而爲日月。爲星。爲雲。爲雨。爲雪。爲霜。爲露。莫非天也。而後各形其形焉。地之廣也。結而爲山。融而爲川。生而爲草。爲木。爲石。爲玉。爲金。銀銅鐵。爲五穀。莫非地也。而後各形其形焉。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。非知道者也。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。而不知其爲聖之事。非知聖者也。今有酌海于盃。曰海也。人皆知其不

可也。而謂之非海出也。可乎哉。天下之術多矣。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。故志之者。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。而於道爲有益。至於節嗜欲。調陰陽。時寒暑。去邪養正。流通血脈。其爲道也。引而伸之。治天下不能外致。遠而不泥。其斯而已矣。紹興馬復初。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爾公。招輯海寇。其爲人也。粹而溫。其於術也。精以造。其劑之所投。無宿疾也。予甚敬之。懼其日用而不知也。作醫說以贈之。

師子圖說

後猊。天下之猛獸也。而人能擾之。人亦靈矣哉。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。是不能靈其靈者也。人不能靈其靈。不惟不能以擾獸。而反食於獸。雖爲人。不如獸矣。吁。靈不如獸。而欲以制獸。則不爲獸所食。鮮矣哉。

榮寓說并序

榮寓者。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。彬字宗文。少好學。有識而未用。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。每求予爲文。而恆弗得暇。今年予來京師。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。因戲作榮寓說。且以勉而進之云爾。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。子之居東門也。井地十畝。旣夷旣壤。俯壕爲溝。倚城爲墉。藩以枳林。緯以藥場。是蓋比如束鍼。鍊若攢鎗。蛇蝎不能求其縫罅。虻蜂不能爲之穴隙也。何不墾之以種樹乎。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。不然。何不大爲之池。分北山之泉流。以養鱉與魚乎。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。壑糞土以爲壁。茨以腐茅。蟻蛄是宅。藉以瓦礫。羊蹄豕跡。與盼鼠爲主客。平明出門。不馬不車。不羸不驢。以造他人之廬。呼朋命徒。左跼右趨。談無用之空言。強相名而曰儒。坐視殷賑之腹。索爲蓬藿之區。不亦悲乎。吾聞燕秦棗栗。穰橙鄧橘。李梨菓蓀。秦杏周漆。柿桃柰。稷琬容琰。質椅桐栝栢。堅縝有瑟。桂椒莢。檉吐芳醇。醖木瓜。

樛樟。蓀蕸葛芴。叢蔓轆轤。彼犂此苗。或庸其材。或以其實。或黃如金。或赤如日。翹蕭遠條。可蜂以蜜。克勤厥營。苟獲其一。富擬封君。受天之秩。范子所至。穿池種魚。史傳貨殖。盛稱陶朱。八口之家。五畝之宅。墻下栽桑。足以衣帛。今子不士不農。不商不工。綴籍州庠。口脰不充。人皆子嗤。子曷不憐。東門子賤聽之。愀然思之。杳然瞿然而作。再拜而作。立而言曰。公有言。吾獲矣。而吾亦有知焉。請以復於公。吾將以藝稷黍乎。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。今將以五畝爲宅矣。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。不能以不飢也。抑將以種樹乎。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。不知遠者又幾年乎。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。抑且爲池以畜魚乎。則我身畸耳。貨力於人。何日成乎。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。今當種菜而鬻焉。尙庶幾哉可也夫。夫菜也者。采也。君子之所采也。或謂之蔬焉。蔬也者。蔬也。食粱肉者之所疏也。君子所采。而食粱肉者疏之。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。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。得膏土沃泉之術。菹四鄙之菜。類其族而種之。買牛牯一。犂二。鑿其萊蕪。芟去奧蕞。拔其荻杜阜翳。籜而燠之。穿井於其四隅。建桔槔焉。潄水有池。洩水有渠。或培或滋。或叢或奇。灌溉攸宜。或耘或耔。疎稠比稀。慈穉舉肥。根莖實莢。各隨其時。羅之離離。檻之菲菲。未浹旬月。而東門氏之童。色澤如也。貌懌如也。窺其園則鬱鬱芊芊。入其門則盎盎春溫。有酒盈尊。他日。犁眉公過焉。東門子賤御諸門。犁眉公咲曰。子亦足於斯而已乎。東門子賤再拜謝曰。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。請坐於吾廬。而爲公言之可乎。公曰。吾願也。東門子賤曰。公能悉識吾菜乎。公曰。未也。請之園而言焉。曰。始吾之不營是園也。漠乎其無思也。今吾之既營是園也。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。則非一日也。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。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。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。故植韭以爲之君。韭者久也。所以久吾生也。致

久必慎其揆。故植之以葵。葵者揆也。揆得其道。則視明而聽聰。故植之以葱。聰達。則得筭多。故植之以蒜。蒜筭也。筭不失。家必豐。故植之以薑。薑豐則強矣。故植之以薑。薑強也。物大強則過剛。剛過則折。君子戒焉。故植之以芥。芥者戒也。戒事者。思必苦。思苦則毒。故植之以茶。茶毒罹于中。而用力勤。故植之以芹。勤極則病。故植之以蒲。蒲痛也。病之劇也。病劇必弱。故植之以荏。荏柔而弱也。弱則微矣。故植之以薇。微。肝瘍也。肝微則羸。其行。故植之以萋。萋者僂也。愈病必以藥。故植之以芍藥。藥攻病。不可失其養。故植之以鞠。鞠養也。得其養而後蘇。故植之以蘇。蘇則起矣。故植之以芑。起必慎。以保其後。故植之以瓠。瓠者護也。護不違乎道。則難舒而福生焉。故植之以芷。芷者祉也。引祉莫大乎育德。故植之以蓄。蓄必有濟。故植之以薺。薺者濟也。濟自近而之遠。自卑而底高也。故植之以菰。菰者高也。高極必窮。故植之以芎藭。慮窮者必早計。故植之以薊。薊者計也。吾朝而游焉。觀其萼萼菁菁。可以悅吾目。而暢吾情。夕而游焉。擷其芳而茹其英。可以旨吾腹。而曼吾齡。又可以究吾知。而通物理。安得不悠然而未懷。怡然而自喜哉。夫吾廬。寓也。不足以延長者。而長者肯臨焉。不可以不志。請名之曰菜窩。願公爲吾誌之。犁眉公大悅。遂旅其菜。酌其酒。書其言而去。

問答語

賣柑者言

杭有賣果者。善藏柑。涉寒暑不潰。出之燁然。玉質而金色。置于市。賈十倍。人爭鬻之。予買得其一。剖之。如

有煙撲口鼻。視其中。則乾若敗絮。予恠而問之曰。若所市於人者。將以實籩豆。奉祭祀。供賓客乎。將銜外以惑愚瞽也。甚矣哉。爲欺也。賣者笑曰。吾業是有年矣。吾賴是以食。吾軀。吾售之人取之。未嘗有言。而獨不足子所乎。世之爲欺者不寡矣。而獨我也乎。吾子未之思也。今夫佩虎符。坐臯比者。洸洸乎干城之具也。果能授孫吳之略耶。峨大冠。拖長紳者。昂昂乎廟堂之器也。果能建伊臯之業耶。盜起而不知禦。民困而不知救。吏姦而不知禁。法斁而不知理。坐糜廩粟而不知恥。觀其坐高堂。騎大馬。醉醇醲而飫肥鮮者。孰不巍巍乎可畏。赫赫乎可象也。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。敗絮其中也哉。今子是之不察。而以察吾柑。予默然無以應。退而思其言。類東方滑稽之流。豈其憤世疾邪者耶。而託于柑以諷耶。

樵漁子對

樵漁之爲業。賤而且勞。有嗜之者。將終身者。察其私。非賴是以生。蓋隱者也。人有問之曰。夫嵩岱之木。不朽心而液節者。固將應棟梁之需也。幽冀之馬。不曳蹄而蹶膝者。固將駕瑤象之車也。天地之間。莫大乎人。觀子之容。坦坦施施。神氣盈宇。又偉且奇。方今聖明在上。旁搜俊賢。纖芥之善畢舉。寸尺之長不捐。是故懷德抱材之士。莫不龍躍九淵。鳳翥高雲。傳岩無版築之老。磻溪起垂釣之民。藏器待用者。維其時矣。方當豹變風雲。接武龍象。施澤于民。以措時宜。不此之圖。顧守污卑。翳蒼山澤。沒齒何爲。賴肩汗體。跋履崖谷。銛觚覃刺。鑽膚如鏃。蹈蛇觸虎。動貽荼毒。清冷之川。大魚不處。鱖鱖瑣瑣。雜以蝦蟇。窮日之力。所獲幾許。朱門晨啓。歌鐘聒天。先生之竈。冷而無煙。銀鞍駿馬。照映狐貉。先生之袍。長不蔽足。徒懷莖而佩茝。長蕪沒于丘壑。甚無謂也。隱者笑曰。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。巢居絕島之中。棲息乎陵苕之上。飲石底。

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。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。一旦乘風遠逝。汜濫乎江湖之間。飽魚蝦而飫稻粱。洋洋焉不知其所歸。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。向使守分而居。孰得而致之哉。故曰貴賤命也。窮通時也。是以鷦鷯不思霄漢之翔。麋鹿不羨攀緣之能。故能全其身。今子之云。是欲刻蒿以射犀札。植菰蔣于千仞之崖。而冀其實也。且今之遇于世者。何如耶。附勢趁權。病于深谷之頽肩。憂讒畏譴。過于蛇虺之螫毒。學古入官。試用有司。責任何弘。俸祿何微。苟虛名之日著。亦奚救于寒飢。若夫高屋大廈。百鬼所闕。妖服賈禍。先哲時鑒。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。采山林以食力。釣清冷以自適。日高而起。日入而臥。目不接市肆之塵。耳不受長官之罵。俯石泉以瑩心。攀芳蘭以爲藉。榮與辱其兩忘。世與身而相謝。若是者。吾庸多矣。吾又何所求哉。問者退而言於予。予惟其言近乎道。故志之。隱者居桐江。不知其名。人謂之漁樵子云。

荅鄭子亭問齒

魚關之歲。招搖指于乾維。鄭子與客過予。速酒登肴。踐豆揚卮。載爵載呶。鰾鰾鞫輶。有聲砉然。上通崑崙。天旋霧濛。條燦晝昏。顛倒室廬。衆賓愕貽。懵不知其由。有神羅吞。踴跳而前曰。予神也。實司子牙。今子之居。泐矣。龜兆拆矣。予無所宅矣。吁。子厄矣。子且何以處我。予未及應。而鄭子代予爲文。浩浩湯湯。噴雲披風。予懣弗能荅也。酒盡客去。予呼老羅而謂之曰。子爲神乎。含靈有牙。將子是司。子擇予居。予弗子辭。相彼牧夫。牛羊是守。虎狼搏噬。伊誰之咎。大木將顛。本必先撥。寤而築之。庶其不斂。子實司齒。而不我扶。不我夙告。以俾我瘡。鍵腐樞摧。闔何爲乎。子名爲神。而不保乃宅。以亢乃身。弗攘垢以自訟。而語余以云云。子去矣。子之醜莫大矣。夜分就寢。老羅左執鞭。右引蓐索。縛一小鬼。其狀蠕蠕。蝟蝟。赤首虺身。頭若枳傷。